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澠水燕談録卷一至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姚培雯

子部十二

澠水燕談録

小説家類一　雜事之屬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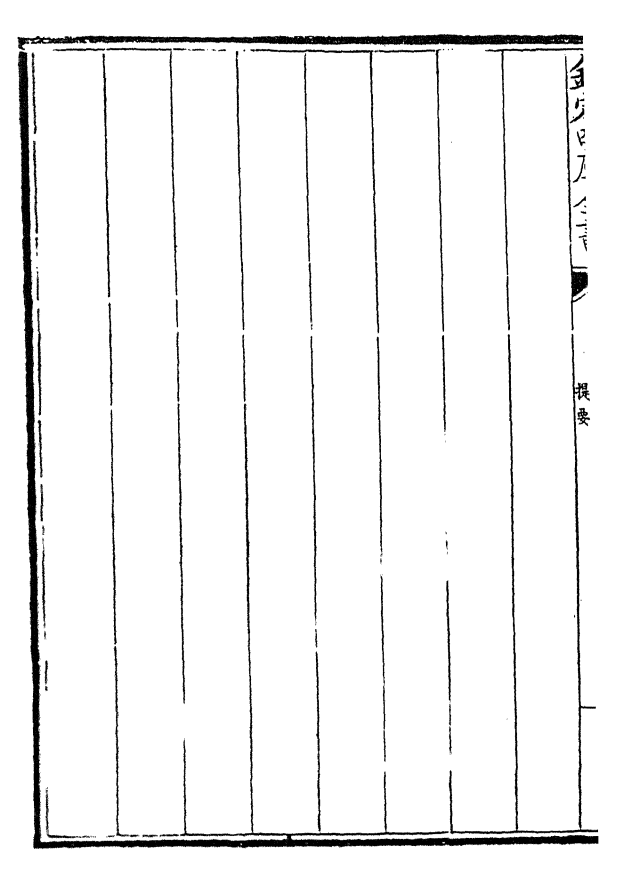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澠水燕談録十卷舊本題宋齊國王闢之撰宋藝文志作王闢之蓋闢闢形近而悞通考引晁陳二家書目作王闢疑傳寫脱之字也書録解題稱其為治平四年進士讀書志稱其從仕四方與賢士大夫燕談有

可取者輒記久而得三百六十餘事今考此書皆記紹聖以前雜事分十五類帝德十七條讜論十一條名臣五十條知人四條竒節十二條忠孝八條才識十二條高逸二十條官制二十條貢舉二十一條先兆十七條歌咏十八條書畫八條事誌三十二條雜録三十五條共二百八十五條與讀書志所載之數不合葢此本為明商濬稗海所刻有所

刪削故也所記質實可信多與史傳相出入其間如誰傳佳句到幽都詩乃蘇轍使遼時寄其兄軾之作而誤以為張舜民又如柳永以禽緣中官獻醉蓬萊詞為仁宗所斥而以為仁宗大悦之類雖間有舛訛正不以一眚掩耳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澠水燕談錄卷一

宋 王闢之 撰

帝德

西都北寺應天禪院乃太祖誕聖之地國初為傳舍真宗幸洛陽顧瞻遺迹徘徊感愴乃命建為僧舍功成賜院額奉安神御命知制誥劉筠誌之仁宗初又建別殿分二位塑太宗真宗聖像丞相王欽若為之記

後園植牡丹萬本皆洛中尤品慶歴末仁宗御篆神御三殿碑藝祖曰興先太宗曰帝華真宗曰昭孝今為忌日行香地去留府甚遠故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此之謂也

開寶中教坊使魏某年老當補外援後唐故事求領小郡太祖曰伶人為刺史豈治朝事尚可法耶第令於本部中遷敘乃以為太常太樂令

興國中張觀樂史鏁廳合格不得進士第止以為幕職

官太宗之愛惜科名如此

慶歷中郎官呂覺勘公事回登對自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卿換章服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帝寬厚欽恤之德如此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真宗行籍田禮就耕位侍中奉耒進御上搢圭秉耒三推禮儀使奏禮成上曰朕既躬耕不必泥古願終畝以勸天下禮儀使復奏上遂

耕十有二畦翌日作籍田禮畢詩賜宰臣已下和進
尋詔呂文靖公編為籍田記時許開封國學舉人陪
位因得免解

寶元康定間西方用兵急於邊用言利者多捃摭細微
頗傷大體仁宗厭之乃詔曰議者並須究知本末審
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驗白無狀者事効不著當施重
罰於是輕肆者知畏而不敢妄言利害也

仁宗朝南劍州上言石碑等銀鑛可發上謂三司使曰

但不害民則為國利或於民有害豈可行也上之恤
愛元元至矣

晁文元公迥在翰林以文章德行為仁宗所優異帝以
君子長者稱之天禧初因草詔得對命坐賜茶既退
已昏夕真宗顧左右取燭與學士中使就御前取燭
執以前導之出内門傳付從史後曲燕宜春殿出牡
丹百餘盤千葉者纔十餘朶所賜止親王宰臣真宗
顧文元及錢文僖各賜一朶又常侍宴賜禁中名花

故事惟親王宰臣即中使為插花餘皆自戴上忽顧公令內侍為戴花觀者榮之其孫端𥨸嘗為余言

咸平三年大理寺上言曰本寺案牘未決者常幾百事近日逾月並無公案漢文決死刑四百唐太宗決死罪三百史臣書之以為刑措今以四海之廣而奏牘不聞動輒逾月足以知民識禮義而不犯於有司也請載之史筆

祥符中諸王有以翰林使醫有効乞除遥郡真宗曰醫

之為郡非治朝美事厚賜之可也仍令宰相諭此意

真宗一日晚坐承明殿召學士對既退中人就院宣諭曰朕適忘御袍帶鄉無訝焉學士將降謝中人止之云上深自愧責有旨放謝真宗禮遇詞臣厚矣

太祖討平諸國收其府藏貯之别府曰封椿庫每歲國用之餘皆入焉嘗語近臣曰石晉割幽燕諸郡以歸契丹朕憫八州之民久隔疆境俟所蓄滿五百萬緡遣使契丹以贖山後諸郡如不我從即散府財募戰

士以圖攻取會晏駕乃寢後改曰左藏庫今為內藏庫

真宗嘗諭宰臣一外補郎官稱其才行甚美俟罷郡還朝與除監司及還帝又語及之執政擬奏將以次日上之晚歸里第其人來謁明日以名薦奏上默然不許執政察所以乃知已為伺察密報矣終真宗朝其人不復進用真宗惡人奔競如此

慶歴中滕子京守慶州屬羌數千人內附滕厚加勞遺

以結其心御史梁堅言滕妄費公庫錢仁宗曰邊帥以財利啗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

仁宗朝流内銓引改京官人李師錫上覽其薦者三千餘人問其族系乃知丞相王德與甥壻上曰保任之法欲以盡天下之材今但薦勢要使孤寒何以進止與師錫循資後翰林學士胡宿子宗堯磨勘以保官亦令循資帝之照見物情抑權勢進孤寒聖矣

英宗治平中燕國惠和公主下降王師約異時尚主之

家例降昭穆一等以為恭帝疾之曰此廢人倫之序不可以為法思有以厚風俗亟命正之尚未遑著於令及神宗踐阼乃詔公主出降皆行見舅姑禮是時師約父克臣為開封府判官前一日中使促就第受主見行盥饋禮成遂大設樂天下榮之三宫嬪御還者莫不嗟嘆近姻貴戚相與震動以為天姬之貴尚執行婦道蓋自惠和始耳唐南平公主下降王珪之子珪坐令親執行笲饋盥之禮曰吾豈為身榮所以

成國家之美耳唯我祖宗首正王化穆然成風矣

魯人李廷臣頃官瓊管一日過市有獠子持錦臂韝鬻

於市者織成詩取而視之仁廟景祐五年賜進士詩

也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仁祖文章揆麗固足

以流播荒服蓋亦仁德醲厚有以深浹夷獠之心故

使愛服之如此也廷臣以千文易得之帖之小屏置

几席間以爲朝夕之玩

讜論

慶歷中開寶寺塔災國家遣人鑿塔基得舊瘞舍利迎入内庭送本寺令士庶瞻仰傳言在内庭時頗有光怪將復建塔余襄公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逮於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足異也梁武造長干塔舍利常有光臺城之敗何能致福乞不營造仁宗從之

夏竦薨仁宗賜謚曰文正劉原父判考功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應法令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

下奈何侵之乎疏三上是時司馬溫公知禮院上書曰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當光書再上遂改謚文獻知制誥王原叔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爲草詔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

嘉祐中内臣麥允言死以其嘗有功特給鹵簿司馬光言古不以名器假人允言近習之人非有大功勲而贈以一品給以鹵簿不可爲法仁宗嘉納之

仁宗朝司天奏月朔日當食而陰雲不見事同不食故

事當賀司馬光曰日食四方皆見而京師獨不見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尤甚不當賀詔嘉其言後以為例

景祐中趙元昊尚修職貢蔡州進士趙禹庭明言元昊必反請為邊備宰相以為狂言流禹建州明年元昊果反禹逃歸京上書自理宰相益怒下禹開封府獄是時陳希亮為司録言禹可賞不可罪宰相不從希亮争不已卒從希亮言以禹為徐州推官徂徠先生

石守道有詩曰蔡牧男兒忽議兵謂禹也

咸平中孫冕乞於江淮荆湖通商賣鹽許商人於邊上入糧草或京中納錢帛一年之内國家預得江淮荆湖三路賣鹽課額而又公私之利有十倍焉為陳恕等沮之遂寢

臨淄賈先生疎以著書扶道為己任著山東野錄七篇頗類孟子嘗奏諫者書四篇謂丁謂造作符瑞以誣皇天以欺先帝令幸為姦發請明告天下正其事無

幾又謂謂既竄逐寇萊公猶在雷州宜還萊公以明
忠邪先生終以孤直不偶既晚得進士出身不樂為
吏久之李文定公竊其誥勑送吏部先生勉就之官
至殿中丞卒後門人李冠元伯劉顔子望相與謚曰
存道先生初先生得出身真宗賜名同改字希德
狄武襄既平嶺南仁宗欲以為樞密使平章事龎莊敏
公曰太祖遣曹彬平江南止賜錢二十萬其重慎名
器如此今青功不及彬若用為平章事富貴已極後

安肯為陛下用力使後有冦盜青更立功陛下以何官賞之乃以青為護國軍節度諸子皆優官厚賜金帛

真宗初上仙莊獻攀慕號切凡喪祭之禮務極崇厚呂文靖公奏曰太后為先帝喪紀之數宗廟之儀不忍裁減曲盡尊奉此雖至孝之道以臣所見尚未足報先帝恩遇之厚唯是遠姦邪奬忠直惜民財抜擢時彦使邊徼寧靖人物富安皇帝德業日茂太后壽樂

無憂此報先帝之大節也

祥符中玉清昭應等宫成大臣率兼使領天聖中玉清災莊獻泣曰先帝尊奉先祧故大建館御以盡祇肅之道今忽災燬何以稱先帝遺意吕文靖公恐后復議繕完因推洪範災異之端乞罷營建懇讓使名玉清遂不葺

田錫以讜直事太宗知無不言深得諍臣之體一日詣中書謁趙忠獻公曰公以元勲當軸宜自謙抑今百

司奏覆必先經堂豈尊君之義也諫臺章疏今閤門
進狀尤失風憲之體趙竦然謝之遽從其言

澠水燕談錄卷一

澠水燕談録卷二

宋 王闢之 撰

名臣

宰相王溥父祚少為太原掾屬宿州防禦使既老溥勸其退居洛陽居常怏怏及溥為相客或候祚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席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

張忠定公詠布衣時希夷先生一見竒之曰願分華山

一半居可乎先生曰非公可及別贈以毫楮公曰是將嬰我以世務也後公貴顯以名德重天下將赴劒南以詩寄先生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强要流清擬致君今日星馳劒南道回頭慚愧華山雲及還又有詩曰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東歸夾道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虛名

王元之嘗草李繼遷制繼遷送馬五十疋潤筆公卻之後守永陽閩人鄭褒有文行徒步謁公及還公買一

馬遺之或誇其廏價者太宗曰彼能卻繼遷五十疋
顧肯虧一疋馬價邪
曹冀王彬前後帥師征討諸國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
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爲諸將之首
諸子賢令瑋琮璨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
蒐兵四辟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臺其後少子玘追
封王爵實生光憲太后輔佐仁宗母儀天下累朝聖
功仁德天下懷慕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熾世

世無此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及此雖漢之馬鄧迨無以過此嗚呼盛哉

張僕射齊賢以吏部尚書知青州六年其治安静民頗安之好事者或謗其居官弛慢朝廷召還公語人曰向作宰相幸無大過今典一郡乃招物議正如監御厨三十年臨老反煑粥不了士大夫聞之深罪謗者

曾孫仲平為予言

真宗晏駕二府受遺制輔立仁宗及皇太后權聽斷軍

國事宰相丁謂欲去權字王沂公時叅大政獨報之曰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非國家常典稱權猶足示後況言猶在耳何可改也謂深感其言權字遂不敢去

祥符中趙德明上言本國饑來借粟百萬斛大臣皆請以違誓責之王魏公旦獨請具粟如其數於京師詔德明入京來取德明大慚嘆朝廷有人

真宗朝宦者劉承珪以端謹事上病且死求為節度使

上促授之王魏公旦執不從曰復有求為樞密使者何以絶之至今宦者官不過留後

王魏公旦與楊文公大年交善疾篤大年問於卧内託草遺奏言為宰相不可以將盡之言為宗親求官但敘平生遭遇之意表上真宗嘆之遽遣就第名數進錄

諫議大夫陳省華生三子皆登進士第而伯仲皆為天下第一晚年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叟知樞密院次子堯佐直史館少子堯咨知制誥每對客三

子列侍客不自安求去省華曰學生輩立侍常也士大夫以陳氏為榮

晁文元公迥少聞方士之術凡人耳有靈響目有神光其後聽於靜中若鈴聲遠聞耆年之後愈覺清徹公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聲揺空三曰秋蟬曳緒嘗聞其裔孫端禮云

景徳中朝廷始與契丹通好詔遣使將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為太重請但稱契丹本號可也真宗激賞再

三朝論韙之

祥符中王沂公奉賜契丹館伴耶律祥頗肆談辯深自衒鬻且矜新賜鐵券沂公答以勲臣有功高不賞之懼故賜券以安反側耳何為輙及親賢祥大沮

真宗上仙時雖仲春而大雪苦寒莊獻太后詔賜衛士酒獨王德用所轄禁旅不得飲后以問德用德用曰衛士荷先帝恩德厚矣今率土崩心安忍縱飲矧嗣君尚少未親萬機不幸一夫酗酒奮臂狂呼得不動

人心也后大嘆息

李文靖公為相王魏公旦方叅預政府時西北尚用兵或至旰食魏公嘆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公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方講和西夏納款而封禪祠祀蒐講墜典靡有虛日魏公始嘆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

乾興初丁謂欲每議大政則太后後殿朝執政朔望則

皇帝前殿朝羣臣其餘常事獨令入内押班雷允恭附奏禁中傳命三府衆以為隔絶中外不便王沂公時判禮院引東漢故事皇帝在左太后在右同殿加簾中書樞密院以次奏事人心乃安

皇祐五年儂智高陷二廣詔樞密副使狄青督諸將討之言事者以青武人不可專用請以文臣副之仁宗以問龎莊敏公曰向者王師所以屢敗由大將不足以統一裨將人人自用故遇敵輒北劉平已來敗軍

覆將莫不由此青勇敢有智略善用兵必能平賊顧勿憂仁宗乃詔行營諸軍皆受青節制賊平處置民事則與孫沔余靖同議及捷報至上喜謂莊敏曰嶺表平殄皆卿之力也

皇祐五年王汾擢進士甲科唱名日左右奏汾免解進士例當降甲仁宗覽家狀曰汾先朝學士禹偁曾孫遂不降甲其後汾以便糴賞勞改官亦以黄州孫超升朝籍

景祐中范文正公以言事觸宰相黜守饒州到任謝表云此而為郡練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天下嘆公至誠許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

宋范文正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帥邠延涇慶四郡威德著聞中外聳服屬戶蕃部率稱曰龍圖老子至於元昊亦以是呼之

太子賓客謝濤生平清慎恬於榮利晚節乞知西臺尋

分務洛中接賔客屏去外事日覽舊史一編以待賔話將終前一日夢中見詩一章覺呼其孫景初録之曰百年事業一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浸生民足以見仁義著乎神明故至死而不亂也

皇祐末契丹請觀太廟樂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非享祀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公沔曰當以禮折之請謂使者廟樂之作皆本朝廷所以歌詠祖宗功德也他

國可用邪使人如能助吾祭乃觀之使者不敢復請

陳文惠將終前一日自為墓誌曰宋有頴川先生堯佐字希元道號知餘子年八十不為夭官一品不為賤使臣納禄不為辱三者粗備歸息於先秦國大夫仲兄丞相棲神之域吾何恨哉

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别王待制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得為范

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

歐陽文忠公使遼其主每擇貴臣有學者押宴非常例

且曰以公名重今代故爾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使宦者

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

德和或乞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臣文靖公曰不

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

宰相不與中貴私交無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

保舉有不職與同罪仁宗從之翊日都知叩首乞罷諸監軍士大夫嘉公有謀

景祐中范文正公知開封府忠亮讜直言無回避左右不便因言離間大臣自結朋黨仍落天章閣待制黜知饒州余靖安道上疏論救以朋黨坐貶尹洙師魯言靖與仲淹交淺臣與仲淹義兼師友當從坐貶監郢州稅歐陽修永叔貽書責司諫髙若訥不能辯其非辜若訥大怒繳其書降授夷陵縣令永叔復與師

曾書云五六十年來此輩沈默畏怖在世間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為驚怪時蔡君謨為四賢一不肖詩布在都下人爭傳寫鬻書者市之頗獲厚利遼使至密市以還張中庸奉使過幽州館中有書君謨詩在壁上四賢希文安道師魯永叔一不肖謂若訥也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為延州指使是時西邊用兵公以才勇智略頻立戰功常披髮面銅具馳突出圍敵

人畏懾無敢當者公識度宏遠士大夫翕然稱之而尤為韓公范文正公所深知稱為國器文正以春秋漢書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公於是博覽書史通究古今已而立大功登輔弼書史策配享宗廟為宋名將天下稱其賢公初為延州指使後顯貴天下獨呼公為狄天使

慶歷中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

至中使數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公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忽名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驚動爾上以為得輔臣之體

陳貫自鹽鐵副使除直昭文館知相州先是三司副使例得待制而貫獨得直館或唁貫者貫曰與其居天章作不才待制何如在昭文為有道學士唁者愧服

貫子安石今為吏部侍郎女嫁文潞公

康定中趙元昊既虜劉平遂約吐蕃毋與中國通陰相為援朝廷患之擇能使絶域者將以恩信誰讓唃氏尚書屯田員外郎劉渙上書請行間道馳至青唐城唃氏皆頓首悔謝請以死捍邊因圖畫其地形并誓書還奏仁宗嘉歎進直昭文館俄而元昊臣服再加刑部郎中賜金紫

王武恭公悳用寛厚善撫士其貎魁偉而面色正黒雖匹夫下卒閭巷小兒外至遠方君長皆知其名職稱

之曰黑相北人常呼其名以驚小兒為四方畏服如此皇祐末仁宗以為樞密使而以富韓公為宰相是冬契丹使至公與之射使者以公為樞密使富公為相稱得人上聞尤喜

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於天子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公曰樞密何語諮曰樞密云若使人言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輙受邊事公笑曰豈

有止主飲食不及他語邪公乃條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辨言某事則以某辭折祝唯而退及宴見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答之夏人聳服祝常以魏公真賢相非他人可比

元豐中尚書省百官謚曾魯公始曰忠獻禮官劉摯駁曰丞相位居三事不聞薦一士安得謂之忠家累千金未嘗濟一物安得謂之獻衆不能奪其議改曰宣

靖

司馬文正公以髙才全徳大得中外之望故公之退十有餘年而天下之人日兾其復用熈寧末余夜宿青州北溜河馬鋪晨起行見村民百人歡呼踴躍自北而南余驚問之皆曰傳司馬為宰相矣余以為雖出於野人妄傳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故子瞻為公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葢紀實也

元豐七年春文太師既告老奏乞赴闕親辭天陛庶盡臣子之誠既見即日對御錫宴顧問溫渥上酌御盞親勸數日朝辭上遣中使以手劄諭公留清明飭有司令與公備二舟泝汴還洛清明日錫宴玉津園公作詩示同席翊日上用公韻屬和親灑宸翰就第賜公特命三省以上赴瓊林苑宴餞復賜御詩送行公留京師一月凡對上者五錫宴者三錫詩者再顧問不名稱曰太師寵數優異

富公熙寧中罷相赴亳常居深養疾罕出時幕府諸公事須禀命常以狀白公公批數字紙尾莫不盡其理或有難決之事諸公憂疑不能措手者相與求見公公以一二言裁處徐語他事諸公曉然率常失其所疑者退而嘆服以為莫可及也公早使遼以片言折敵謀尊中國及總大政視天下事若不足為者矧退處一郡乎

韓魏公元勲舊德中外具瞻熙寧留守北都遼使每過

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呼索遼使與京尹書故事紙尾止押字是時悉書名其爲遼人尊畏如此每使至必問侍中安否其後公子忠彦奉使遼主問嘗使中國者曰國使類丞相否曰類即命工圖之

國朝享國百三十餘年人臣爲太師者惟趙忠獻文潞公二人者耳

范文正公知邠州暇日率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縗

經數人營理葬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寓居士人卒於
邠將出殯近郊賵殮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
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
崔遵度清節純德泊於榮利事太宗為右史十餘年每
侍殿陛側身軒楹以自屏蔽不欲當上顧盼其恬晦
如此琴德尤高嘗鼓琴靜室往往通夕妻子罕見其靣
慶歷末富文忠公鎮青州會河決商胡北方大水流民
全入京東公勸所撫八州之民出粟以助賑給各因

坊村擇寺廟及公私空舍又因山崖為窰室以處流離擇寓居官無職事者各給以俸即民所聚籍而受券以時給之器物薪芻無不完具不幸死者為叢塚收瘞自為文遣使祭之明年夏大稔計其道里資遣還八州之間所活無慮五十餘萬人其募為兵者又萬餘人仁宗嘉之拜公禮部侍郎公曰邺災賑乏臣之職也辭不受

嘉祐中仁宗不豫久不御殿雖宰臣亦不得見富文忠

公求入視疾內侍以未有詔旨止之公叱之曰安有宰相一日不見天子遂趨入見因乞監侍祈禱留宿殿中自是事無巨細皆白執政而後行上下晏然

司馬温公居洛十五年天下日望以為相神宗上仙公赴闕臨衛士見公皆以手加額曰司馬相公也民遮道曰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觀之公懼徑歸詔除知陳州過闕留拜門下侍郎為左僕射及薨京師民刻畫其像家祠一本四方爭購之畫工

有致富者

孔公道輔以剛毅直諒名聞天下知諫院日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為中丞日諫廢郭后其後知兗州日近臣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仁宗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學士

祥符中天下大蝗近臣得死蝗於野以獻宰臣率百官稱賀王魏公旦獨執不可數日方罷朝飛蝗蔽天真宗嘆曰使百官將賀而蝗遽至豈不為天下笑耶

張忠定公詠知通進銀臺司并州有軍校笞他部卒至死獄具奏上法官謂非所部當如凡人公執奏之曰并接羌人兵數十萬一旦因一卒法死一校卒有輕所部之心且生事不若杖遣之於權宜為便上如法官議不數日并卒怨本校白晝五六輩提刀趨喧爭前刺校心胷狼籍尸下遂竄去朝廷方以公向所執為是

忠定公為御史中丞一日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叅

知政事溫仲舒為鄉弟及他語尤鄙錢希白所撰公誌曰彈執政之事失辭者此也公以非所宜言失人臣體遂彈奏之齊賢深以為恨後於上殿短公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章奏皆婚家王禹偁代為之禹偁前任翰林作齊賢罷相麻其辭醜詆及再入中書禹偁亦再知制誥故兩中傷之公聞自辯曰臣苦心文學縉紳莫不知今齊賢以假手於人是掩上之明誣臣之非罪也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於龍圖閣未

竟賜坐曰今日暑甚顧黄門於御几取常所執紅銷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也

忠定公後自金陵入告腦疽未朝見御史閤門累有奏止寛其告俾養疾公恨不得面陳所懐乃抗論近年以來虚國家帑藏竭生民膏血奉無用之土木皆丁謂王欽若啓上心之所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不報出知陳州

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鬢髮皓白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五篇為春秋學者未有過之者也故相李文定公守兖就見之嘆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侍左右不幸風雨食飲生疾柰何吾弟之女賢可以奉箕箒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為一小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因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不可不成相

國之賢遂妻之其女亦甘淡薄盡婦道士大夫莫不賢之

澠水燕談錄卷二

澠水燕談錄卷三

宋 王闢之 撰

知人

希夷先生陳摶語人禍福若符契王世則與韓見素趙諫同詣先生世則偽為僕拜於堂下先生笑之曰悔人者自悔也揖世則坐於諸生之右將來科名君為首冠諸君之次正如此會明年世則舉進士第一餘

如坐次

河東柳先生開以高文苦學為世宗師後進經其題目者翕然名重於世嘗有詩贈諸進士曰今年舉進士必誰登高第孫何及孫僅外復有丁謂未幾何僅連牓狀元謂亦中甲科其知人如此

孫何孫僅學行文辭傾動場屋何既為狀元王黄州覽僅文編書其後曰明年再就堯階試應被人呼小狀元後牓僅果為第一黄州復以詩寄之云病中何幸

忽開顏記得詩稱小狀元粉壁下懸龍虎牓錦標終
屬鶺鴒原幷寄何詩曰惟愛君家棣華牓登科記上
並龍頭潘逍遥亦有詩曰歸來遍檢登科記未見連
年放弟兄而陳堯佐堯咨兄弟亦前後相繼為狀元
實士林盛事

慶歷二年仁宗用范文正公叅知政事韓魏公富韓公
為樞密副使天下人心莫不懽快徂徠石守道作聖
德詩曰惟仲淹弼一夔一卨又曰琦器魁礧豈視居

楔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後富范為宋之名臣而魏公定冊兩朝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人始嘆后之知人也

奇節

國初御史中丞劉温叟博學純厚動必由禮父諱岳温叟終身不聽絲竹嘗令子和藥有天靈葢温叟見之亟令致奠埋於郊五代士人鮮蹈禮義獨温叟篤行為世所推

端拱初太宗詔訪天下高年前青州録事叅軍麻希夢年九十餘居臨淄名至闕下延見便殿賜坐語次從容詢及人間利害對之尤詳多蒙聽納他日訪以養生之理對曰臣無他術惟寡情慾節聲色薄滋味故得至此詔以為工部郎中致仕賜金紫工部好學善訓子孫子景孫興國中登進士甲科孫温其温舒祥符中相繼登第為天下第三人衣冠以為盛事而天下稱麻氏教子有法

趙隣幾好學著述太宗擢知制誥逾月卒子東之亦有文才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有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面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被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逮汝遠矣即迎三女歸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

延嗣乃去徂徠石守道為之傳以厲天下云

徂徠石守道少以進士登甲科好為古文雖在下位不忘天下之憂其言以排斥佛老誅貶姦邪為己任慶歷中天子罷二相進用韓魏富范增置諫官銳意求治先生喜曰吾官博士雅頌吾職也乃作慶歷聖德詩五百言以別白邪正太山孫明復見之曰子禍起矣由是謗論喧然姦人嫉妬相與擠之不幸病卒有以媾禍中傷大臣者指之起事曰石某詐死必北走

矣請斵棺以驗朝廷知其誣不發棺歐陽文忠公哭以詩沒後妻子流落寒餓魏公分俸買田以給之所謂大臣乃先生嘗薦於朝者姦人即先生詩所斥者也元祐中執政薦先生之直詔官其子

王沂公當軸以厚重鎮天下尤抑奔競張師德久次館閣博學有時望而不事造請最為魯肅簡所知一日中書議除知制誥者魯盛稱張才德沂公以未識為辭魯密諷張見沂公張辭不往魯屢諷之張重違魯

意始緣職事一往沂公辭不見張大悔恨他日中書復議會無以易張曰向已爲公言之矣沂公曰張君器識行義足以爲此然尚有請謁耳逾年方命掌誥沂公之取人如此

慶歷中張宗晦以祕書監致仕居洛陽一日謁留守其子庚言唐賀監知章以道士服歸會稽明皇賜以鑑湖今洛中嵩山雖非朝廷所賜大人可衣羽服優游其間何以事請謁宗晦曰吾作白頭老監枕書而眠

何必學賀老作道士服邪時以為名言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子也令儀曰汝素寡悔何苦而為盜邪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呼之盜大恐謂曰汝貧乘夜負十千以歸恐為人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令儀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姪傑做舉進士第今為南曹令族

丹陽顧方篤行君子也皇祐末登進士第再調明州象
山縣令視事之初召邑中父老詢問民間利害及境
内士民之善惡者勸使勿怠戒使自修又建學舍率
其子弟之秀者教之暇日親為講説掖誘使進於善
逾年民大化服俄而病邑民相率出錢詣塔廟祈禱
者數千百人為臠股者十三人方竟不起百里之内
號泣思慕如失父母與立祠以歳時祀丹陽錢君倚
毗陵胡完夫皆為方記其事而刻石祠中士大夫詩

頌不可勝記

胡文恭公宿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脩身俟時無為造物所嗤世以為名言近士大夫多脩佛學司馬温公患之嘗為解禪偈六篇云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顔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

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壊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

徐仲車博學志行父石少亡終身不登山行嘗冒暑道遇奔喪者輟馬以遺之徒行還家謝戶外風乘之得聾疾年僅四十勉從母命作詩賦一舉進士第久之喪母哀毁過人葬母助葬者數千人

大名柳仲塗少時縱酒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以貧未

葬父母將謁魏守王公祐求資以給襄事先生問所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姑就舍吾為子營之罄其資得白金百兩錢數萬遺之議者以郭代公不能過

劉温叟以德義世其家當時推服為御史中丞家極貧時太宗尹京致五百千以贈温叟拜受以大匱封貯御史之西廊或有語之者曰晉王身為京尹兄為天子拒之則失敬吾方為御史受而用之則何以清流

品也

澠水燕談錄卷三

澠水燕談録卷四

宋 王闢之 撰

忠孝

咸平中契丹舉國來侵南至淄青淄川小郡城壘不完刺史吏民皆欲棄城奔於南山兵馬監押張藴按劍厲聲曰奈何去城隍委府庫大衆一潰更相剽奪敵未至而吾已殘矣刺史若出吾當斬以狥由是無敢

動者後君為環州馬嶺鎮監押雖處窮塞猶建孔子祠刻石為之記慶歴中范文正公過其地書其碑陰以美之其子揆掞以文學才行有名於世皆登侍從鉛山劉輝俊美有辭學嘉祐中連冠國庠及天府進士四年崇政殿試又為天下第一得大理評事簽書建康軍判官喪祖母乞辭官以嫡孫承重服國朝有諸叔而嫡孫承重服者自輝始哀族之人不能為生者買田數百畆以養之四方之人從輝學者甚衆乃擇

山溪勝處處之縣大夫易其里曰義榮社名其館曰義榮齋未終喪而卒士大夫惜之初范文正與吳文肅皆有志義田及後登二府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仕家無餘資能力為之士君子尤為難

自唐末用兵文臣給舍以上武臣刺史以上喪父母者急於國事以義斷哀往往以墨縗從事既泣哀則涖事如故號曰起復國朝襲唐制不改論者慶歷中田元均帥秦鳳奏乞解官終喪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

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隅無事而區區犬馬之心不得自從因泣下上視其貌瘠乃許終喪其後富公以宰相丁母憂仁宗詔數十竟終喪蓋大臣終喪自公始

皇祐四年五年儂智高寇二廣諸郡皆棄城避賊獨贊善大夫知康州趙師旦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覲城守死方賊之至康州也贊善閱兵得羸兵二百餘人拒戰斬賊千人明日兵盡城破詬賊賊度不可屈害之

時方暑越三日屍不可視獨姿色如生初夫人王氏避寇女生始三日棄之草間信宿回視無恙人以為忠義之感賊平朝廷贈光禄少卿而康民立祠以祀丞相王荊公誌其葬博士梅聖俞表其墓

慶歴末妖賊王則盜據貝州賈魏公鎮北門倉卒遣將引兵環城未有破賊之計公日夜憂思有指使馬遂者白公曰堅城深池不可力取願得公一言入城殺元兇餘黨可説而下也公壯其言丁寧囑之曰壯士

立功在此行也遂至城下浮渡濠呼呼守城者乗匹
練縋身以上見賊偶坐為陳朝廷恩信能束身為公
請於朝亦不失富貴若守迷天子遣一將提兵不日
城下血膏地肉飽犬悔無及矣辭激切賊不荅遂度
終不聽遂爭鼙賊仆地扼其喉幾死左右兵之聞者
莫不義之是時翰林鄭毅夫方客䖏為之作傳
滎州張昭及剛毅不畏強禦故為櫟陽主簿陳堯咨庄
僕恃勢干縣政輸賦不以時昭及捕而杖之堯咨聞

而嘆曰張子一主簿而能如此他日當薦爲御史使人召之昭及竟不見

唐貞觀中調卒戍邊河中府永樂縣民姚棲雲之父以兄嗣未立請代兄行遂戰没時棲雲方三歲其母再嫁鞠於伯母其母亡棲雲葬之又招魂葬其父廬於墓終身哀慕不衰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旌表其鄉棲雲十世同居仁宗詔賜旌表復其徭役又三世自慶歷至今又五十年而其家孝友如故永樂

縣熙寧初弁隸河東余元祐中以列於府乞特賜敷奏下其事史官重加旌表特免戶徭錢以旌孝義以厲風俗狀上不報

曹修古明道初為御史上書乞莊獻太后還政謫守興化軍暴疾終於官家貧死之日無衣以殮郡之僚屬若吏民之賢者莫不號慕嘆息相與出錢帛數十萬賻其家曹女始笄泣語其母曰先人忠節名聞天下不幸以直言謫死且君子不家於喪安可受以浼我

先人之全德哉哭不已謝而遣之吏民固乞卒不受一錢其純孝高尚如此曹建安人四御史之一也

才識

盧朱崖父億性儉素恬於榮進以少府監告老歸洛以棋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參大政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稅駕地矣後多遜果敗士大夫高其識

劉少逸少有俊才年十三端拱二年中禮選及御試詩

賦外別召升殿賜御題賦詩數首皆有旨意授校書郎令於三館讀書故王元之愛其少俊而贈之詩曰

待學韓退之矜夸李長吉

胡旦少有俊才尚氣凌物嘗語人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宦不作宰相虛生也隨計之秋郡守坐中聞鴈賦詩曰明年春色裏領取一行歸人皆壯其言明年果魁天下終以忤物不登顯位以文辭敏麗見推一時晚年病目閉門閑居一日史館共議作一貴侯傳其人

少賤甞屠豕猪史官以為諱之即非實録書之即難為辭相與見旦旦曰何不曰某少甞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莫不嘆服

天聖末歐陽文忠公文章三冠多士國學補試國學解禮部奏登甲科為西京留守推官府尹錢思公通判謝希深皆當世偉人待公優異公與尹師魯梅聖俞楊子徳張太素張堯夫王幾道為七友以文章道義相切劘率常賦詩飲酒間以談戲相得尤樂洛中山水

園亭塔廟佳處莫不遊覽思公恐其廢職事微戒之一日府會語及寇萊公思公曰知萊公所以取禍否由晚節奢縱宴飲過度耳文忠曰宴飲小過不足招禍萊公之責由老不知退爾坐客為之聳然思公年已七十

蘇子美有逸才詞氣俊偉有超世之格慶歷中監奏邸承舊例以折賣故紙錢祠神因以其餘享賓客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彈擊甚急官者操文符

捕人送獄皆一時名士都下為之紛駭左右無敢救解者獨韓魏公從容言於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薄治之何至如此帝悔見於色魏公之仁厚愛賢可尚矣

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饑募富者得錢萬貫分遣衙役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官為收買以其直糴官米未至冬大雪即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建茅屋

百間以處流民捐俸錢置辦鹽蔬日與茶飯粲俵有疾者給藥以理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安堵不知凶歲故民愛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按撫淮浙上公績狀頒下諸郡熙寧中子官於通繼公之治逾四十年猶詠誦未已

康定中河西用兵石曼卿與安道奉使河東既行安道晝訪夕思所至郡縣考圖籍見守令按視民兵芻粟山川道路莫不究盡利害尚慮未足以副朝廷眷使

之意而曼卿吟詩飲酒若不為意者一日安道曰朝廷不以遵路不才得與曼卿並命令一道兵馬糧餫雖已留意而竊懼愚不能獨事以曼卿之才如略加之意則事無遺舉矣曼卿笑曰國家大事安敢忽邪已熟計之矣因條舉將兵之勇怯芻糧之多寡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通塞纖悉具備如宿所經慮者安道乃大驚服以為天下奇才且嘆其不可及也

眉山蘇洵少不喜學幾壯猶不知書年二十七始發憤

讀書舉進士又舉茂才皆不中曰是未足為吾學也
焚其文閉户讀書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説嘉
祐初與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文忠公獻其書於朝
士大夫爭傳其文二子舉進士亦皆在高等於是父
子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擅天下
邵迎高郵人博學强記文章清麗而尤長於詩為人恭
儉孝友頗精法律長於吏事而清羸多病恬然不能
勝衣平生奇蹇不偶登進士十餘年而官止州縣窮

死無嗣其妻困苦蘇子瞻哀邺之又萃集其文為之引以為原憲之貧顔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人猶哀悼而君兼之非命也哉

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邁真謫仙人也至於書畫亦皆精絶故小落手即為人藏去有得真迹者重於珠玉子瞻雖才行高世而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輒與之傾盡城府論辯唱酬間以談謔以是尤

為士大夫所愛閒遭僉人媒孽謫居黄州有陳處士者携紙筆求書於子瞻會客方鼓琴遂書曰或對一貴人彈琴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弦慢邪對曰弦也不慢子瞻之清談善謔皆此類也

翰林沈公遘為京尹敏於政事號稱嚴明平時治開封者晨起視事至暮不能已甚者或廢飲食公尹府旦晝決事日中府無留人出謝客從容談燕日有餘力而翕然稱治

太子中舍于燾彭年青州壽光人博學能文喜言兵富文忠公丁文簡公薦堪將領以為武學教授慶歷中元昊數寇邊契丹乘釁聚兵求關南地丞相呂文靖公召彭年計之彭年云遠域不可校義理今幸嵗德在我為主者勝宜治西北行宮若將親征者以壓其謀乃以大名府為北都未幾西夏請盟契丹通好呂丞相稱之彭年謝不復見慶歷末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登州岠嵎山數震郡以言彭年上疏曰岠嵎極

東方殆東朝未建人心揺動之象宜早定儲以安天下之心且言宜以齊為節度逮英宗入繼乃由齊邸遂為興徳軍以先識稱之

澠水燕談録卷四

澠水燕談錄卷五

宋 王闢之 撰

高逸

鎮陽道士證隱博學多識道行精潔太祖北征召見時已九十而形氣不衰上訪以養生之術隱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軒轅帝堯享國延年率由此道帝嘉之賜以茶帛

陳摶周世宗嘗召見賜號白雲先生太平興國初名赴闕太宗賜御詩云曾向前朝號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總把三峰乞與君先生服華陽巾草屨垂縧以賓禮見賜坐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會軍已興令寢御園百餘日方起兵還果無功恩禮特異賜號希夷久之辭歸進詩以見志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摶姓陳三峰千載客四海一閒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乞全麋鹿性何處不稱臣上知不

可留賜宴使宰相兩禁傳坐為詩以寵其歸

田徵君告字彖宜篤學好文嘗學詩於希夷先生以詩

評授之故詩尤清麗平居寡薄志在經世太祖建國

思得異人詔諸公車會遭父母喪久之東遊過濮止

王元之舍元之貽書勉進其道會大河決溢君推明

鯀禹之所治著禹元經三卷將上之不果已而得水

樹於濟南明水將隱居焉故致書徐常侍鉉質其去

就鉉答曰負鼎叩角頓廬築巖各由其時不失其道

在我而已何常之有遂決高蹈志時發易筮之遇睽因自號睽叟從學者常數百人宋維翰許袞最其高弟二子登朝咸稱其師淳化中韓丕言於天子召赴闕詔書及門而卒皇祐中濟南翟書裒其遺逸得四十八篇析為三卷又次其出處為睽叟别傳云

景德中种放賜號先生暫還嵩山真宗置酒資政殿餞放侍臣當直者四人預時所司不宿具皆相顧不敢坐上乃親定位次翰林學士晁迥資政殿學士王欽

若東向知制誥朱遜西向次迴待制戚綸西向次欽若放北面對上示特客禮酒半上賦七言一章賜放侍臣皆賦士大夫榮之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傅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詩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上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於色復顧石守道諷易離卦九三爻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以淳德奥學勸講禁中

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終始全德近世少匹

真宗優禮种放近世少比一日登龍圖閣放從行真宗垂手援放以上顧近臣曰昔日明皇優李白御手調羹今朕以手援放登閣厚賢之禮無前代矣故將永叔薦放孫謙云放早以逸民被遇章聖有握手登樓之睠真宗久欲大用放固辭乃止惜夫

种放少舉進士不第希夷先生謂之曰此去逢豹則止他日當出於衆人初莫知其意故放隱於南山豹林

谷真宗名見寵待非常拜工部侍郎皆符其言放别業在終南山放學行高古後生從學者衆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尤爲幽絶真宗聞之遣中使携畫工圖之開龍圖閣名輔臣觀焉其後甘棠魏野郊居有幽趣帝亦遣人圖之故野詩云幽居帝畫看

麻先生仲英有俊才七歲能詩隨侍官鄜州宋翰林白方謫官鄜聞而召之坐賦詩十篇宋大稱賞翌日宋

以浣溪牋李廷珪墨諸葛氏筆遺之乃贈以詩曰宣毫歙墨川牋紙寄與麻家小秀才七歲能吟天骨異前生應折桂枝來十七上禮部歸以二親既喪祿不及養無復仕宦意退居臨淄辨士里别墅久而記覽該洽行義高潔鄉黨化服鄉里爭訟者聽先生辯之雖凶年盜不入其家富韓公文潞公皆嘗致書幣龎莊公出鎮遣其子奉書召至府中禮之極厚薦其行義於朝詔為國子四門助教州學教授東方學者爭

師之卒年九十貳以為宋詩前生已折桂枝來即今世不復折也麻一試不第終身罷舉詩己讖之矣

陜右魏處士野蒲中李徵君瀆乃中表也俱有高節以吟詠相善野於東郊鑿土室方丈蔭以脩竹泉流其前曰樂天洞瀆結茅齋中條之陰曰浮雲堂皆有瀟灑之趣每乘興相過賦詩飲酒累日乃去一日瀆過野曰前夕怳惚若夢中林下有人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即正其誤曰盍云坐看雲起時對曰此浮

雲安得興起邪瀆命此必死期故來訪別還家未幾年卒

史延壽嘉州人以善相遊京師貴人爭延之視貴賤如一坐輒箕踞爾我人號曰史不拘又曰史我呂文靖公嘗邀之延壽至怒閽者不開門批之閽者曰此相公宅雖侍臣亦就客次延壽曰彼來者皆有求於相公我無求相公自欲見我耳不開門我竟還矣閽者走白公開門迎之延壽挾術以遊無心於用舍故能

自重如此

建安黃晞慶歷中遊京師髙文苦學為世稱重著書數萬言自號聱隅子貧有守不干科舉而貌寢氣寒不自修飾石守道太學生員厚禮幣聘為學正踰垣避之故歐陽文忠公詩曰羔鴈聘黃晞晞驚走隣家近臣交章薦其道義詔受京官將為國子司業拜命數月暴卒僧舍

慶歷末杜祁公告老退居南京與太子賓客致仕王渙

光祿卿致仕畢世長兵部郎中分司米實尚書郎致仕馮平為五老會吟醉相勸士大夫高之祁公以故相耆德尤為天下傾慕兵部詩云九老且無元老貴莫將西洛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餘康寧爽健相得甚歡故祁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深稱分曹與桂冠而畢年最高時九十餘故其詩云非才忝預最高年是時歐陽文忠留守睢陽而歎慕借其詩觀之用次韻卒章云聞說優游多唱和新詩何惜借傳看

初歐陽文忠公與趙少師槩同在中書甞約還政後再相會及告老趙自南京訪文忠公於潁上文忠公所居之西堂曰會老仍賦詩以志一時盛事時翰林吕學士公著方牧潁職兼侍讀及龍圖特置酒於堂宴二公文忠親作口號有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之句

治平初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鎮成都有張山人者不知所居數至李道士舍一日語李曰龍圖公促治裝

行當入覲且參大政矣趙聞而異之喻李令與俱來及再至李邀飲同見公張固辭曰與公相見自有期今未可也李具以告公公曰俟其再至容令人來白當屏去導從潛往見之他日又至李方遣人白公而遽求還留之不可曰龍圖且來矣公方命駕聞其去乃止益奇之未幾果應名命乃參政柄及出鎮青社熙寧五年張遺書云當來相見公大喜語賓佐曰張山人來矣久之無來至秋公奉詔再領成都方悟曰

山人言來乃吾當往也故將行先寄張詩有不同參政初時入（謂餘慶）也學尚書兩次來（謂張乖崖）到日先生應笑我白頭猶自走塵埃

富韓公熙寧四年以司空歸洛時年六十八是年司馬端明不拜樞密副使求判西臺時年五十三二公安居沖默不交世務後十一年當元豐五年文潞公留守西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於是悉聚洛中大夫賢而老自逸者韓公置酒相樂凡十二人又命鄭奂圖

形妙覺僧舍各賦詩時人呼之曰洛陽耆英會而司
馬為之序其相聚也用洛中舊俗敘齒不尚官時韓
公年七十九潞公與司封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
夫王尚恭七十六太常卿趙丙祕書監劉几衛州防
禦使馮行己皆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七十三
朝議大夫王慎言七十二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
學士張燾皆七十司馬六十四故潞公詩云當年尚
齒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韓公贈潞詩云顧我年

齡雖第一在公勳德自無雙潞再答韓公詩云惟公
福祿并功德合是人間第一人是時宣徽使王公拱
宸年七十留守大名貽詩二公預其數凡十三人
司馬公優游洛中不屑世務棄物我一窮通自稱曰齊
物子元豐中秋與樂令子訪親洛汭並轡過韓城抵
登封憩峻極下院趨嵩陽造崇福宮至紫霄觀尋會
善寺過轘轅遵達西洛少留廣度寺歷龍門至伊陽
以訪奉先寺登華嚴閣觀千佛巖躡山徑瞻高公真

堂步潛溪還保應觀文富二公之廣化寺拜邠陽堂下涉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詣黄龕院倚石樓臨節灘還伊口凡所經遊發為詠歌録叙謂之遊録

荆南朱昂博學有清德晚年以工部侍郎乞骸骨既得謝真宗賜坐寵詔留候秋涼還荆南故吴淑贈詩曰浴殿早涼初閣筆渚宫秋晚得懸車叱行錫宴玉津園侍臣皆赴坐中内侍傳詔各賦詩餞行凡四十八篇獨李翰長維詩最奇絶云清時納禄猶强健白首

還家正太平昂弟協亦退居里中皆八十餘時謂渚宫二疏

劉孟節概青州壽光人少師种放篤古好學酷嗜山水而天姿絶俗與世齟齬故久不得仕晚得一名亦不去為吏慶歴中朝廷以海上岠嵎山地震逾年不止遣使遺問安撫使以先生名聞詔命之官不受就青之南有冶原昔歐冶子劍鑄之地山竒水清旁無人煙叢篁古木氣象幽絶富韓公之鎮青也知先生久

欲其間為築室泉上為詩幷序以餞之曰先生已歸隱山東人物空且言先生有志於名不幸無位不克施於時著書以見志謂先生雖隱其道與日月雷霆相震輝其後范文正公文潞公皆優禮之欲薦之先生懇祈亦不能强以成其高先生少時多寓居龍興僧舍之西軒往往凭欄靜立懷想世事吁唏或獨以手拍欄杆嘗有詩曰讀書悞我四十年幾回醉把欄杆拍

王樵字肩望淄川人性超逸深老易善擊劍有槩世之志廬梓桐山稱淄右書生不交塵務山東賈同李冠皆尊仰之咸平中契丹內侵擧族北俘潛入衆中訪其親累年乃歸持諸喪刻木為親葬負山東立祠奉侍終身太守劉通諂樵踰垣遁去其後高弁知州事范諷為通判相與就見之李冠以詩寄之曰霜臺御史新為郡棘寺廷評繼下車首謁梓桐王處士教風從此重詩書晚自號贅世翁為贊書其門曰書生王

樵薄命寡志無益於人道號贅世豫卜地累茆名廟室中壘石塌刻銘其上曰生前殺軀以虞不備沒後寄魂以備不虞後感疾即入室自掩户乃卒以古劍殉葬著遊邊集安邊三策說史皆散失濟南李芝為贅世先生傳載其事

蒲中李續好學有高志廬中條山以泉石吟咏自樂未嘗造州縣真宗祀汾陰詔赴行在續不起有表稱謝云十行温詔初聞丹鳳銜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

任

澠水燕談錄卷五